



摄影师严明

那些看不到功利的瞬间，天真而浪漫

【文/张晓雯 图/受访者提供】

用诗意对抗实用

“心怀悲悯，直面苍生，苦行僧般探寻并记录着这个时代的真实，念念在定。”汪涵对摄影师严明的评价不能更恰当。严明自觉是“散漫型”的人，比起“短平快”的专题，他的“大国志”系列持续了近10年。2014年出版的摄影随笔集《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详细记述了严明无数次走南闯北的旅途，他曾在衡山伴着林间的夕照走了五个多小时，也记不清多少次乘船去瞿塘关的夔门，把胶卷像子弹一样摆在身边。

我们见过许多纪实摄影师喜欢把刀锋直接切入事件和现场，展现一个个生僻的社会病理切片。严明回避了这种直截了当的说事方式，他的镜头关注的是经济热潮背后小人物的悲悯：拈花路人的无言一刻、庭院里的无头将军石雕、礁石上独自垂钓的男子……它们已经越来越像一首挽歌。每次出行一个多月：“黑白寒暑之间，我真的动用了灵魂，天真地用诗意去对抗实用。”

史航曾说严明不是往前凑，而是往回跑。“往哪里去已经根本不重要，我只想用剩下的时间找我的从前。”严明30多岁才开始摸相机，在此之前，他做了10年摇滚乐手，又做了10年记者养家糊口。“我清楚什么可以变卖，什么我始终不舍得。”最终，野外散落的精彩意义打败了聚集在写字楼里的自危，原来我们喘着气，是为了那些我们喘不过气的时刻。像有情人成了眷属，严明回到了他想要回到的本意。



QA 生活周刊 × 严明

为未知而吃惊心跳

Q: 《大国志》这个系列的概念是怎么样的?

A: 我不是老学究，但也觉得现在经济飞速发展，某些地区事实上是以牺牲了一定的文化历史传统为代价的，不管是有形的，如古迹被铲除改造、给商品房和开发区让路，还是在精神上的，曾经是约束、滋养我们的仁义礼智信，讲起来好像死板，实际上是灿烂的东西，是智慧的。做摄影十几年的过程，是个由内向外跳出来看社会、理解社会的过程。我做了10年记者，车祸、火灾等大事小事报道过很多，说说原因，提醒大家引以为戒，但它所谓的意义可能也就是这样了。当然我不是说人民生活疾苦的事不大，只是慢慢觉得还有更普遍性的状态和社会发展相关联的东西可以去关注。

Q: 所以你会特意去挑像你所说的，古村落之类的传统人文场景去拍摄吗?

A: 其实会。之前是先不挑地方，广泛去拍，两三年之后淘自己照片的时候，明摆着我对历史、文化的东西感兴趣，对文化遭破坏颇为关注。这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它欺骗不了自己，就渐渐会往那个方向去。总体上来说，吸引我的是未知，没去过、特别感兴趣的地方会反复去。西北去了，东北没怎么跑，再规划的时候，就会在合适的季节往东北去。

Q: 我看过一种说法，摄影有“三气”，运气、才气和努力寻找最佳机会的大气。你的“最佳机会”是什么样的?

A: 随着年数增加，我自己有个理念，就是去拍之前不给自己定什么要求。跟着心动，你吃惊的地方自然就会打开包把相机拿出来。这个方向不是逆的，不是我定了一个菜，回过头来去找配料。我认为这样的拍法不别扭，自己也不累。摄影是视觉艺术，最初我就觉得这两个字不得了，你看了东西后你有感觉，你用你的选择、记录、判断和挑选方式拍你自己的认识和阅历。所以摄影是个人的事情，所以你敢讲你是在搞创

作，你是在搞艺术。要不然别人拍个花美，你也去拍花，好像你比普通老百姓有个性一点（事实上好多人在做这个事），其实没有态度，那种个性实际上是种共性。我自己是拍120胶片的，方的，挺老式的机器，摁一张还要摇一下。和以前当记者时一秒10张相比，技术上是弱的。弱的也好，给我提供了一种拍摄节奏。拍到了就拍到了，拍不到我也不会着急上火，不会用高速连拍来把它包围住、把握住。你等待的就是那一次触动。谁都有大量废片，我有成箱的。

Q: 这种行走的状态还在持续吗?

A: 前一两年父亲生病，年初去世了，受了点影响。但去年还是去了两次青海，十几天就得回来了，以前会走上三四十天。和其他摄影师比，我这个做法还是很有优势的。你知道一个感觉，你朝一个方向跑三四十天。三四十天能去多少地方，见到多少人、多少场景？我对这种生活还是挺喜欢的。最近在老家学开车，晒得很黑，打算赶紧学会了秋冬就要往北方去。👉